

亂有才華的 | Filthy is beautiful. 我想要更多漂亮的廢物——專訪藝術家吳美琪
文／李姿穎 Abby Lee，BIOS monthly | 2021 年 9 月 3 日

牆上張貼物從超現實主義藝術家 Man Ray 的作品到姪女的換牙照，蝴蝶結與手機毛球吊飾，朋友的腿部特寫和自拍。吳美琪的自拍則是各式變裝扮相，張貼起來宛如 Snapchat 動態牆：9x16 的規格貼上花草貼紙、用自己的臉拼貼上無尾熊身體……，她出過一款貼紙，是自拍臉拼進哈密瓜、草莓、青菜、可卡犬。租屋處的牆日積月累地趨近於完整，向吳美琪展示著自己。不留空隙的牆面，不留餘地的佔領。



1989 年生的吳美琪是亞紀畫廊的合作藝術家，同時在那裡上班。她的創作首先搭建場景、再以複合媒材拼貼後進行靜物拍攝。現居住所可區分為工作區與房間，工作區有大面積的創作素材櫃，一座冰箱

EACH MODERN

亞紀畫廊

上放了未食用的麥當勞糖醋醬堆疊，電腦桌旁是正在手製的亮鑽拼貼作品，地面則有許多塑料材質的包裝紙。放眼望去像個展間，生活裡確切會使用的物品，多收納進白色櫥櫃盒。

她的收藏習慣，承襲自住在台南透天厝裡的母親：「她的收納模式基本上是沒有任何邏輯，只要是空白的地方，就能放東西。」踏進家門，木雕、石雕、招財進寶的擺飾，還有很多紙箱：「她也蒐集塑膠袋，常常買重複的東西、也不曉得買過了。我拍攝的物件，像是各式水晶球、台座等，都是跟我媽借的。」媽媽也會叨念她房裡牆上的海報：「說影像會附上妖魔，對我身體不好。」

母親討厭她牆上前衛獵奇的海報，她討厭母親的紙箱，在彼此眼裡，那都是沒用的東西。

從雜亂中得出無限可能



小時候，吳美琪跟著母親去佛堂，媽媽在唸佛，她進佛堂開設的紙雕課或黏土課，開始參加校園卡片或紙雕比賽。誦經聲裡，母親發現吳美琪的天賦。比起水彩、蠟筆繪畫，吳美琪印象中的美術經驗總是立體作品。小時候在奶奶的靈堂，大家都在摺蓮花，吳美琪覺得漂亮，回家後就一直畫，蓮花、儀

EACH MODERN

亞紀畫廊

隊、奶奶靈堂上美的東西都在紙上。「媽媽很不開心，說妳畫這什麼東西？但著白色短裙和長靴的儀隊姊姊們，實在太夢幻了……當下只想把她們通通畫下來。」

她是「功課不好」的小孩。國小國中排名皆是倒數，父母要求她的課業，「我也有想補習啊，我想補畫畫課。」說是倒數，其實是資優班的倒數，老師嫌棄她拉低全班平均值。同時吳美琪每個週末都去學畫畫，從高中美術班一路唸到工藝創意設計學系。父母本來以為她會去當美術老師，那至少還是鐵飯碗。誰知道吳美琪一去畫廊應徵工作就是至今。家裡擔心的不僅是她喜歡美術這件事，還有她的穿著打扮：帶一點八〇年代原宿女生的野性，如果今日的吳美琪去鄰里晃一遭，台南的鄉親也會為她復古泡泡襪以及閃亮的骷髏頭牙套而震懾吧。



EACH MODERN 亞紀畫廊

156 Sec. 4 Xinyi Road Taipei Taiwan

+886-2-27527002 www.eachmodern.com

EACH MODERN

亞紀畫廊

即便如此，在毫無章法的透天厝空間裡：「我開始在這種雜亂的環境得到靈感，客廳到廚房的各個角落，出現不搭嘎的物件，比如洩了氣的白色愛心氣球、搭配橘色鹽燈，葫蘆造型的木雕擺在一起，採買的水仙花包材用咖啡色的井格紋紙材，和台灣常見的粉條紋塑膠袋搭配……」常民家庭的混搭元素，成了心靈至福。「這些物件組合的畫面讓我很驚艷，好像因為這樣，也跟物件更緊密。」原來厭惡彼此蒐集習慣的她與母親，也是最能欣賞彼此之人，母親甚至會和她分享看到的有趣物件、從市場發現的漂亮木鱉果。



吳美琪喜愛物件排列的多元性，如同台灣手搖飲：「有次我去手搖店點飲料時，發現那個密密麻麻的飲料菜單，每杯飲料還能額外的加料：大小珍珠、椰果、芋圓……一種基底就能創作出很多排列組合，看似隨機、其實是經過安排，最後調整出一杯自己喜歡的飲料。」

EACH MODERN 亞紀畫廊

156 Sec. 4 Xinyi Road Taipei Taiwan

+886-2-27527002 www.eachmodern.com

波霸或珍珠，這種選擇也是她創作裡的排列性。把茄子放進聖代杯，水管與髮夾擺放組合，物件在畫面上失去原本乘載的功能。鋁箔、糖果紙、金蔥布料，光是質地本身的紋路與光線的組合就讓她興奮不已。

想要更多更多漂亮的廢物

吳美琪於 2016、2018、2019 分別舉辦個展，《XXY - The Space of Things》由植物與鏡子組合，追求構圖裡循環反覆的無限性；《XYX - A Moveable Feast》以父親寄來的水果與物件複合成華麗飽滿的構圖；《YXX - The Flares》則讓物件與材質反光互映出更高純度的色彩紋理。

她的作品沿空間軸線探索平面攝影裡空間的深度，大部份作品的拍攝都在居家完成，大量的光線折射反射、物質表面的光影……，吳美琪愛光的軌跡，「我可以在地上看垃圾看很久。」從塑料袋中拿出 2018 年從巴黎街頭撿回來的餅乾塑膠盒：「它就躺在地上，被路人踩扁，陽光照在金色的塑膠盒上，閃閃發光，我站在那看了好久好久，就決定把它帶回家。」「我很享受那種發現的感覺，可能一般人不會覺得特別，可是我發現了，會記下來，哦，這個光線跟物體的關係會是怎麼樣，因此有很多心動的瞬間。」她也越趨在作品上追求光的質地的捕捉，從水果亮面處與光產生的關係，到各種與光發生互動的材質，漸漸除去物件本身的形狀，也像透過光跨越物理邊界，近期她持續發展萬聖節系列的作品，更喜愛使用閃鑽貼紙。

除了將意外的物件擺放出協調畫面，也透過光的變幻捕捉物質的扭曲與變形，這些「可能性」來自日常記住各種光影或物件擺放的相對位置：「有一次我搭電梯，電梯上面有一個吸盤，上面放了一支原子筆，警衛拿來方便簽名使用。這種擺法實在太有創意了！就把這想法記下來結合在我的作品了。」她構築的畫面裡除了實體物件、虛擬的物件鏡射、又有影子，多重關係令她著迷。吳美琪說自己每次看到很美的東西都會在腦中建模：「就像在做一個雕塑，腦袋裡會搭建場景，每次要拍時就會記得上

EACH MODERN

亞紀畫廊

次看到的物件跟光影的關係、怎麼應用。拍出來是 2D，但看進去又是 3D，每面鏡子還會再產生畫面中的畫面。」許多時候她為拍攝感到沮喪，因為無法達致「想像中」的飽滿構圖努力地搭建心中的場景，過程中不停邊拍邊擺，拍了兩百多張，才得到一張可使用的畫面。

吳美琪個人的美術史從高中啟蒙，影響她的藝術家不計其數。Giacometti 所說「我不知道我持續雕塑，究竟是為了要做出一點東西？還是為了瞭解，為何我無法做出我心中想要的？」也是她對完成作品的渴望。而後她受到超現實主義創作的召喚，Hans Bellmer 以雕塑結合攝影，用真人尺寸的娃娃展示人體受暴形狀；Janus Fleuri 以青銅媒材創作出男女性徵融合的作品；Thomas Hirschhorn 喜愛用廉價物件如塑膠紙箱做大型裝置……，那個表現著「低成本的親民美學」，竟是母親也蒐集的紙箱。



吳美琪的作品在每時期展現對特定素材的偏執。《YXX - The Flares》裡充滿低成本塑料：髮夾、假髮、酒精膏、不同材質的長條管子；《XYX - A Moveable Feast》有許多器皿小物。平時蒐集成性，偏

EACH MODERN

亞紀畫廊

好在二手市集、公益二手店尋找可造之材，「看到的當下會覺得說，欸，這個好像很適合當我的道具，陸續就會累積成可以搭配的。很喜歡做配對訓練啦。」她的衣服也多是二手，此刻身上這件的搭配是再結合蓬蓬裙和假髮。吳美琪去的市集裡，同一攤賣鍋碗瓢盆與衣服，也是大雜燴，廢棄之物自有可用之人。

小時候就愛蒐集 F4 閃卡、周邊、各種貼紙，大學時愛上二手市集，雖然想著「這個豆豆先生到底要幹嘛」但「反正幾十塊而已」還是買回來，一整包買斷還可以坐地喊價，因此累積許多廢物，「現在有減少廢物，只有買自己真的會用到的。」問她什麼是廢物？「娃娃類啊，還是吊飾類或是，就真的都是小東西。」

吳美琪選擇拍攝的物件通常廉價：「最貴就應該是那種水晶，一顆十幾塊。但我還是很會殺價，會跟老闆說，那我這堆都買，你算我三百，反正這些東西，像是缺角的水晶，他也賣不掉。」也有些東西，是爸爸認識的總鋪師那邊要來的，像是透明餐具，辦桌會點的酒精膏。要來之後她拍了一張酒精膏與假髮的結合，這樣的物件擺放，對她來說有著革命情感：幫物件做配對時，不適合的會不停更換和再尋找，直到配對滿意為止——配對時，雖然篩選標準無關物件本身的功能，意義上是更純粹的視覺物體，但追求視覺美的過程也讓廢棄物的價值重新運算：「我喜歡這種隨機性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擺在一起就好漂亮。」總鋪師不斷丟出垃圾，「反正他給我什麼，我全部都照收。」

為什麼？那個答案如同她拍攝的畫面，先是非理性地收集一堆物件後，再開始創作，運用鏡子打造更多的空間，「我很著迷無限性的效果，然後就想要更多一些，想要更多更多。」

EACH MODERN

亞紀畫廊

那些控制，都是為了驗證「這是我的領地」。《Love Love Love 戀物癖》是拍攝朋友泰勒多毛特寫的攝影集、最末頁附上泰勒的毛髮，限量十五冊；今年四月會做的《野餐》個展記錄了與泰勒分離後的幻想野餐，拍攝以紙張肢解出的腿部與手部。攝影以後的輸出，如何剪裁，如何拼貼，那也是她唯一可以控制的了。

「前者是一本很性慾的作品，我覺得他的個性與穿著很吸引我，更剛好的是他也願意讓我拍攝。泰勒喜歡化妝、塗指甲油、穿裙子，我喜歡沒有性別這件事。」她一直對人體與肌膚很感興趣，泰勒成為第一個能夠記錄的對象。吳美琪自己也喜愛變裝，有二十幾頂假髮，「有時喜歡穿得像許純美阿姨，有時候是可愛的，戴 Hello Kitty 浴帽在街上遊走。」



「剛剛提到我喜歡一個早期藝術家 Hans Bellmer，他很迷戀木偶娃娃，會把他們截肢，再把他們四肢拼組在一起，擺放至各處替他們拍肖像照。」《Love Love Love 戀物癖》裡有珍珠美人魚與蜷曲毛髮的腿部擺放在同一頁，也有流血畫面、腿穿絲襪脫下來後的痕跡。她觀看人體局部，也是一種肢解，

EACH MODERN 亞紀畫廊

156 Sec. 4 Xinyi Road Taipei Taiwan

+886-2-27527002 www.eachmodern.com

EACH MODERN 亞紀畫廊

像看待物件，特別喜歡膝蓋小腿這種接合處，「物件跟身體對我來說是一樣的，我對他們的愛也很像，我把身體局部也視為物件。」因此將肢體放進野餐籃裡。

早在前幾個作品中，她就透過光做出裁切畫面的效果，《野餐》的截肢更直接。「我很喜歡看連環殺人魔的片子，像由小說改編的《香水》，主角有著敏銳的嗅覺天份，從原本的香水師變成著迷少女體香的殺手。」她也愛《異形》的外星人設計師 H.R.Giger 由機械鑲嵌進人體、骨骼與黏稠體液組成的作品。在《Love Love Love 戀物癖》這些解體的肢體影像上，吳美琪加上了亮亮的水鑽。房間玄關處，牆上有一塊俗艷的廚房防油餐巾，用水鑽貼了一排字：

「Filthy is beautiful.」

那是來自《粉紅色火烈鳥 Pink Flamingos》的靈感，變裝皇后 Divine 被視為最汙穢的人，劇中 Divine 說著「Eat shit! Filth are my politics! Filth is my life」。她總對失去秩序的狀態感到興奮，渴望更多這樣的自由。



生活的最低限度

《野餐》也象徵著吳美琪戀愛觀的新見解：「以前與人相處，不管家人、朋友或情人，都會因為得不到想像中的愛而失落，我以前對愛的定義跟認知……不正確，所以才會有那種很奇怪的失控感。現在的狀態或許好一點，但依舊還在摸索中。」



那年吳美琪的生日，泰勒帶她去野餐。「那段時間我們關係已經改變了，野餐看似好像很快樂、風光明媚，其實我們兩個內心都很不安，我們這樣在一起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她為創作《野餐》寫了一則童話，「我很喜歡童話故事，總是喜歡活在這些幻想當中，朋友會說要我現實一點，可是我就覺得，我就是想要在童話故事裡生活。」愛與生存不是努力就可得，她雖然認知，但仍保有幻想。「我做的東西，有點保有這種感覺，雖然明知那個世界不可能，但童話的夢想還是可以存在在裡面。」

吳美琪屋裡收藏的可愛小動物種類也很多，從資深玩偶 Hello Kitty 到 Kiki Lala、無尾熊與熊寶貝、哈姆太郎與外星人……，「我希望我的喪禮擺滿熊寶貝。」她喜歡的東西很多，但對生活的需求很低，浴室裡擺放的化妝品極少，沒有瓦斯爐的廚房，或者，看不見吹風機煮水壺等家電。空間即是她的童話。

衣櫃裡她不想給我們看的東西，就是不該看的東西。房間裡靴子裝著海報筒、材料櫃爆滿的創作素材、堆滿布料的地板，彷彿都在吶喊「想要更多一些，想要更多更多。」其他不想展示的，日常用品丟進收納盒，穿過的衣服堆疊在沙發後。不留餘地的空間裡，吳美琪床邊的牆面，是留白最多的地方，「就……我還滿注重休息的，給它們空一點比較好。」

吳美琪的亂之收納術

- 同一類的東西都放一起。
- 置物櫃塞進去，用布包起來，
- 夾鏈袋很好用，防灰塵。